

盧照鄰染病投水 駱賓王兵敗失蹤

上一回和大家介紹了初唐四傑中的王勃、楊炯，相信大家對初唐的詩歌發展有了一定了解。這次我們一起欣賞盧照鄰和駱賓王的文學作品。

盧照鄰，字昇之，號幽憂子，幽州范陽人。盧照鄰年幼時曾跟從曹憲、王義方受小學及經史，博學能文，後來到益州新都出任，不幸染病（一說是染上麻風病），隨後回長安養病，又轉輾到太白山、陽翟具茨山等地療養，但終受不住病魔折磨，最後投水自盡。關於他的生平，敘述不多，傅璇琮先生著有《盧照鄰楊炯簡譜》，算是較為齊全的資料。

盧照鄰有《盧昇之集》和《幽憂子集》各七卷傳世，《全唐詩》收其詩二卷。他擅長詩歌、駢文，歌行體尤為出色。《長

安古意》是盧照鄰的代表作，也是初唐七言歌行的代表作之一。詩人用傳統詩歌題材寫自身的感受，表達出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，又諷刺當權者的無道，也抒發了懷才不遇的無奈等，表達形式豐富，情感自然，一讀三嘆。由於篇幅較長，將節錄一二，和大家共賞。

長安大道連狹斜，青牛白馬七香車。玉盤縱橫過主第，金鞭絡繹向侯家。龍銜寶蓋承朝日，鳳吐流蘇帶曉霞。百尺游絲爭繞樹，一群嬌鳥共啼花。游蜂戲蝶千門側，碧樹銀台萬種色。複道交窗作合歡，雙闥連甍垂鳳翼。梁家畫閣中天起，漢帝金雲外直。開首用字典雅生動，從字裏行間感受到長安城內的熱鬧繁華。緊接寫到：樓前相望不相知，陌上相逢詎相識？借問吹簫向紫煙，曾經學舞度芳年。得成比目何辭死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

比目鴛鴦真可羨，雙去雙來君不見？由景移情，寫了樓閣上的仕女的情緒，柔情百轉，使人回味。其後又描寫了長安城內公子哥兒的奢華生活：

鴉黃粉白車中出，含嬌含態情非一。妖童寶馬鐵連錢，娼婦盤龍金屈膝。御史府中烏夜啼，廷尉門前雀欲棲。其後以揚雄終以文章成名，聊作自慰，「寂寂寥寥揚子居，年年歲歲一床書。」最後一句「獨有南山桂花發，飛來飛去襲人裾」，橫跨時空，另拓意境，詩意無限。四傑之中的最後一位神童，是較為人熟知的駱賓王。駱賓王，字觀光，義烏人。他出身寒門，很早會作詩，據說《詠鵝詩》便是他七歲時的作品。唐睿宗時期，武太后（即後來的武則天）臨朝稱制，當時的將領徐敬業起兵討伐武氏，駱賓王作為他陣中的幕僚，起草著名的《為徐敬業討武曌檄》，徐敬業兵敗後，駱賓王也不知所終。

唐中宗時期，郝雲卿編有《駱賓王集》10卷，後來散佚，今有明清時收編的《駱賓王集》傳世。他的五言律詩工整精煉，七言歌行體更為人所津津樂道，名作《帝京篇》更被當時傳為「絕唱」。此詩描繪唐朝帝京長安的繁華，顯示出大唐的強盛，同時國家應居安思危，亦抒發了懷才不遇的悲憤。現節錄部分，感受駱賓王的文字力量。全詩結構嚴謹，首部分寫京城盛況：

桂殿巖峯對玉樓，椒房窈窕連金屋。三條九陌麗城隈，萬戶千門平旦開。複道斜通鳴鶴觀，交衢直指鳳凰台。詩句勾勒了京城皇殿的氣勢，讓人感受到大唐步入盛世的步伐。其後又描寫皇親國戚的奢華陋習：

小堂綺帳三千戶，大道青樓十二重。寶蓋雕鞍金絡馬，蘭窗繡柱玉盤龍。繡柱璇題粉壁映，錦金鳴玉玉侯盛。王侯貴人多近臣，朝遊北里暮南鄰。

陸賈分金將宴喜，陳遵投轄正留賓。這裏寫皇親貴族盡情享受，縱情聲色，奢華無度。接着筆風一轉，轉寫下層社會的優游宴樂生活：

俠客珠彈垂楊道，倡婦銀鈎採桑路。倡家桃李自芳菲，京華遊俠盛輕肥。他們各自為宴遊作好準備，頗為輕鬆自在，也和前一部分略有對照，帶出平民百姓的自在。最後抒發自己的失意與苦悶之情。

馬卿辭蜀多文藻，揚雄仕漢乏良媒。三冬自矜誠足用，十年不調幾違回。汲黯薪逾積，孫弘閣未開。誰惜長沙傅，獨負洛陽才？他列舉了司馬相如、揚雄等人的情況，婉轉地表達了忠直之士難被在上者賞識之意。

杜甫在《戲為六絕句》曾評價初唐四傑：「王楊盧駱當時體，輕薄為文晒未休。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。」肯定了四人對中國詩歌上的貢獻。

■心台 中學中文科教師

恒 大清思

優伶滑稽言行 發噓又引深思

近月的疫情和社會種種，令人心情沉重，碰面無論朋友、路人都戴着口罩，當然更加杜牧詩句云「塵世難逢開口笑」。不過，笑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司馬遷編寫了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。滑稽，是用作形容談諧有趣的言語或動作。據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，古俳優口舌便給，「出口成章，詞不窮竭，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」，滑稽本義是一種酒器。司馬遷為滑稽立傳着眼的是淳于髡、優孟等滑稽「談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紛」的政治意義和作用。

其後，在歷代不少筆記乃至史傳，有關優伶滑稽言行的記述就更多了，讀來令人發噓之餘又引發深思。

劉放《中山詩話》記載在北宋初年一次宮廷宴會上，優人身穿破爛衣衫登場，還申訴「吾為諸館職撻擗至此」，引得哄堂大笑，大家都意會到是在諷刺任文史館職的官員，多西崑詩派後進，常以剽竊李商隱詩句為能事，可說是以插科打諢作文學

批評了。又例如周密《齊東野語》記載了一齣同是在宮廷宴會的滑稽戲，三個髮式怪異的婢女登場，互相「問髻」，有一個「滿頭為髻」的童貫家婢，竟自我介紹說「大王方用兵，此三十六髻也！」以諧音諷刺童貫領兵打仗只會「走為上計」。那些年，人對不滿的事唯一笑置之吧。

到了南宋，優人科譚的調子曾起過變化，變得更為率放。「二聖鑾」是戲曲史上著名故事，據岳珂《程史》，秦檜在紹興十五年得到厚賞，除了銀絹，還獲賜望仙橋宅第，又獲賜宴於府第，宴上有教坊優伶表演很流行的參軍戲助興。參軍戲通常有兩個同穿綠衣的角色，參軍與蒼鶻；參軍在戲中常出醜或被蒼鶻恥笑戲弄，甚至被拷打。

這一次，參軍出場先大肆褒揚秦檜的「功德」，蒼鶻則搬來了荷葉交椅；參軍的歌功頌德雜以大量談諧語，引起笑聲不

輟，於是便作拱揖謝，並在荷葉交椅就座。豈料他坐下時，頭巾意外甩掉，露出頂上一雙髮髻，擊着雙鑾，雙鑾垂於腦後，還說是帽飾二勝鑾，蒼鶻就出手一邊敲擊參軍的頭，一邊喝罵說：「你但坐在太師交椅，銀絹賞賜也即管拿，只是，二聖鑾卻掉到腦後去了！」此語一出，滿座失色默然，因為明白到二聖鑾是意指被擄北地的徽宗、欽宗「二聖遷」，而興高采烈的宴會主人秦檜早已忘懷此事。翌日優伶被捕入獄，付上了性命的不知是參軍抑或是蒼鶻，岳珂沒有記載，只補了一句自此「語禁始益繁」。優語滑稽，但偶也招致慘酷下場。

王國維上世紀輯成《優語錄》二卷，收唐宋優語五十條；任二北後又輯得《優語集》，收歷代優語三百多條，皆可貴文獻。在唯有將萬事交付笑與忘的日子裏，重溫一下古代優語，令筆者每撫卷失笑，但又倍覺窩心。

■郭偉廷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



隔星期三見報

文 山字水樂春風

猛將抗敵保家國 卻為面子害恩人

明朝「土木堡之變」後，英宗被蒙古瓦剌所俘，其國師也先以為奇貨可居，一可要挾明室妥協，二可高索贖款。怎知兵部尚書于謙，迅即整頓兵馬，加固城防，真的打了場北京保衛戰勝仗。

于謙再奏請皇太后，推舉王即皇位，是為代宗，以杜絕也先要挾之望。也先亦放回英宗，讓你們打個「窩裏炮」。英宗回來後雖被尊為太上皇，實為軟禁。後得大將石亨等趁機發動「奪門之變」，得以復位。

石亨此人，可說是當日北京保衛戰的功臣，也是「奪門之變」的關鍵人物。而他與于謙也有段恩怨情仇。于謙是他的恩人，他卻是害死于謙的兇手。

據《明史紀事本末》中說：「石亨、石彪（亨之侄）驍勇善戰，有隴西李氏之風。使之臥虎北陲，自當匹馬不南矣。」大有龍城虎將之威。《明史·石亨傳》也說他「方面偉軀，美鬚及膝。」

石亨一向鎮守邊疆，多次與瓦剌交戰，他都身先士卒，因作戰英勇而升到左參將。可惜於陽江口一戰全軍覆沒，隻身逃回，被削職下獄。這時，朝廷之雄兵猛將已在土木堡損失淨盡。為保京師，所以于謙代他求情，起用復職。

在北京保衛戰中，石亨並無辜負于謙之望，先在德勝門大戮瓦剌軍，再增援其他城門守軍，終將瓦剌大軍擊退。京師得保，石亨因功受封武靖侯。

石亨想向于謙報恩，欲在軍功簿上推薦

謙之子于冕，說他在守城時與母一起搬石運飯，功在後方。于謙不但推辭，還在殿上說石亨假公濟私，他「絕不敢以子濫功」。

于謙一生正直的品格，拒絕石亨的好意是必然的，但他在廟堂之上，百官之前，令石亨羞愧不已，更無地自容，改生懷恨之心。這心情，與另一大臣徐有貞相同。

徐有貞原名徐理，在英宗被瓦剌所俘，又大舉南侵時，曾倡議遷都。他在朝廷上被于謙嚴辭叱喝，說京師是國家根本，輕言搬移者，可斬也。因他的堅決，並積極準備守城防衛工作，北京終可轉危為安。但徐理視被叱為奇恥大辱，並改名有貞。

石亨與徐有貞遭遇相同，對於謙都想伺機報仇。景泰八年，他們乘代宗患病，於南郊齋宮休養時，發動政變，迎請英宗復位，史稱「奪門之變」。

英宗復辟後，石亨進忠國公，掌兵權；徐有貞封武功伯，兼首輔。其他有擁立之功者亦有進賞，但于謙、王文等正直之臣，當日為保朱明江山而推擁代宗登基者，全成眾矢之的，被捕下獄。

石亨等即為于謙羅列罪名，說他擁立代宗，有如篡位；又說他支持代宗意圖用自己的兒子襄王，取代英宗的兒子為儲君。這條款都是謀逆大罪，又唆使言官上奏：「都御使蕭惟楨定讞，坐以謀逆，處極刑。」

當初，若于謙不迎立監國的處王登基，依舊尊被俘的英宗為帝，那只會繼續被也

先操縱，挾英宗以令明室。瓦剌大軍既可長驅直入，覆滅明朝，短期內也可強索贖金。明室投鼠忌器，處處受制。若明朝覆滅了，英宗也沒有價值了，還會留着他、養着他？英宗是必死的了。

也先大鑼大鼓將英宗送還，明朝這邊明知迎回英宗必然出現一大堆問題，做了皇帝的代宗則更不願意，形成一個硬塞着送，一個硬擋着拖。如是拖拖拉拉的幾年，最後是于謙堅決要迎回英宗，代宗也不好說不，才硬着頭皮接回英宗。

力挽狂瀾，保住社稷，還輔助代宗整軍經武，政績斐然，連英宗也說于謙實有功於社稷，但這些都敵不過徐有貞一句：「不殺于謙，此舉為無名。」即是說，若要說英宗的復辟是合情合法合理；于謙必須有罪。

石亨可說忘恩負義，只因他被于謙這位「救時宰相」嚴辭斥責而無地自容，定于謙處斬之罪實有傷天理。

其實以石亨個人能力，確有將帥之才。在武功方面，他除了成功保衛北京，再奉命與楊洪追擊瓦剌，擊潰其主力，迎還英宗。

在策略方面，他曾向英宗提議，在大同、玉林、雲川等地，「請分軍築壘，防護屯種」、「官給牛種，可歲增糧萬八千石」、開科取將，招納軍事專才等，都有保國安邦之功。

石亨最後又被英宗以結黨營私、圖謀不軌之罪而誅，也可說是報應了。

■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逢星期二見報

現代文學

隔星期三見報

《天演論·察變》

嚴復譯〔英國〕赫胥黎原著

（續9月9日期）

且地學之家，歷驗各種殞石，知動植庶品，率皆遞有變遷，特為變至微，其遷極漸。即假吾人彭聃之壽，而亦由暫觀久，潛移弗知是。猶蟪蛄不識春秋，朝菌不知晦朔，遽以不變名之，真瞽說也。故知不變一言，決非天運。而悠久成物之理，轉在變動不居之中。是當前之所見，經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，更二萬年三萬年而革亦可也。特據前事推將來，為變方長，未知所極而已。雖然天運變矣，而有不變者行乎其中不變惟何？是名天演。以天演為體，而其用有二。曰物競，曰天擇。此萬物莫不然，而於有生之類為尤著。物競者，物爭自存也。以一物以與物物爭，或存或亡。

而其效則歸於天擇。天擇者，物爭焉而獨存，則其存也，必有其所以存。必其所得於天之分，自致一己之能，與其所遭值之時與地。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，有其相謀相劑者焉。夫而後獨免於亡，而足以自立也。而自其效觀之，若是物特為天之所厚而擇焉以存者也，夫是之謂天擇。天擇者擇於自然，雖擇而莫之擇，猶物競之無所爭，而實天下之至爭也。斯賓塞爾曰：「天擇者，存其最宜者也。」夫物既爭存矣，而天又從其爭之後而擇之，一爭一擇，而變化之事出矣。

譯者

嚴復（1854 - 1921），原名傅初，又名宗光，後改名復。字幾道，晚號癡癩老人、尊疑，別署天演宗哲學家。福建侯官（今閩侯縣）人，是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及教育家，也是翻譯西方近代哲學思想及科學理論的前驅。嚴氏譯著，如《天演論》（Evolution and Ethics）、《原富》（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）、《社會通論》（History of Politics）及《名學淺說》（Primer of Logic）等，對中國近代政治經濟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。他提出的三條翻譯標準——「信、達、雅」，至今仍被譯家奉為圭臬。他反對一面倒的五四新文化運動，主張「尊孔讀孟」以維持國粹和民族自信。嚴氏擅古體詩，文章風格近桐城派，平實真切而不事誇飾。



書籍簡介：
《中國現代文學精華》所錄都是現代名家之作，有膾炙人口的篇章，也有議論宏深的佳構。文章有文言的、白話的，皆經考證，並附詳細的參考資料。



箴言精選

星期三見報

大孝尊親，其次不辱，其下能養。

原文

《大戴禮記·曾子大孝》：「曾子曰：『孝有三：大孝尊親，其次不辱，其下能養。』」

語譯

曾子說：「孝行有三等：最偉大的孝行是尊敬父母，次一等的是不羞辱父母，最下等的是能夠養活父母。」

曾子是孔子的學生，以孝聞名。曾子分孝行為三等。他認為最高等的是對父母有尊敬之心，能夠奉行父母的意旨。這是無可置疑的，因為一切禮節，都能發自內心為最可貴。次一等的，是不羞辱父母。這個範圍很廣，如果我們對別人無禮，被人罵「沒家教」，我們就肯定羞辱了父母；如果我們做了錯事，我們也肯定羞辱了父母。因為我們是父母的子女，我們的身體是父母身體的延續，子女和父母是同氣的。所以，子女受羞辱即父母受羞辱。曾子實在是勸勉我們立身處世要謹慎。孝行的最下等，就是只能夠照顧父母的日常生活，使父母不愁衣食。這當然絕對不能說不孝，不過僅是能養父母的「口體」（即口腹和身體），而不尊敬父母，又不謹於修身，只能說是達到孝的最低要求。當然，能養總算聊勝於無。



書籍簡介：
本書選錄了六十則古箴言，文簡意賅，音節鏗鏘，易於記誦，依內容性質分十五章。

